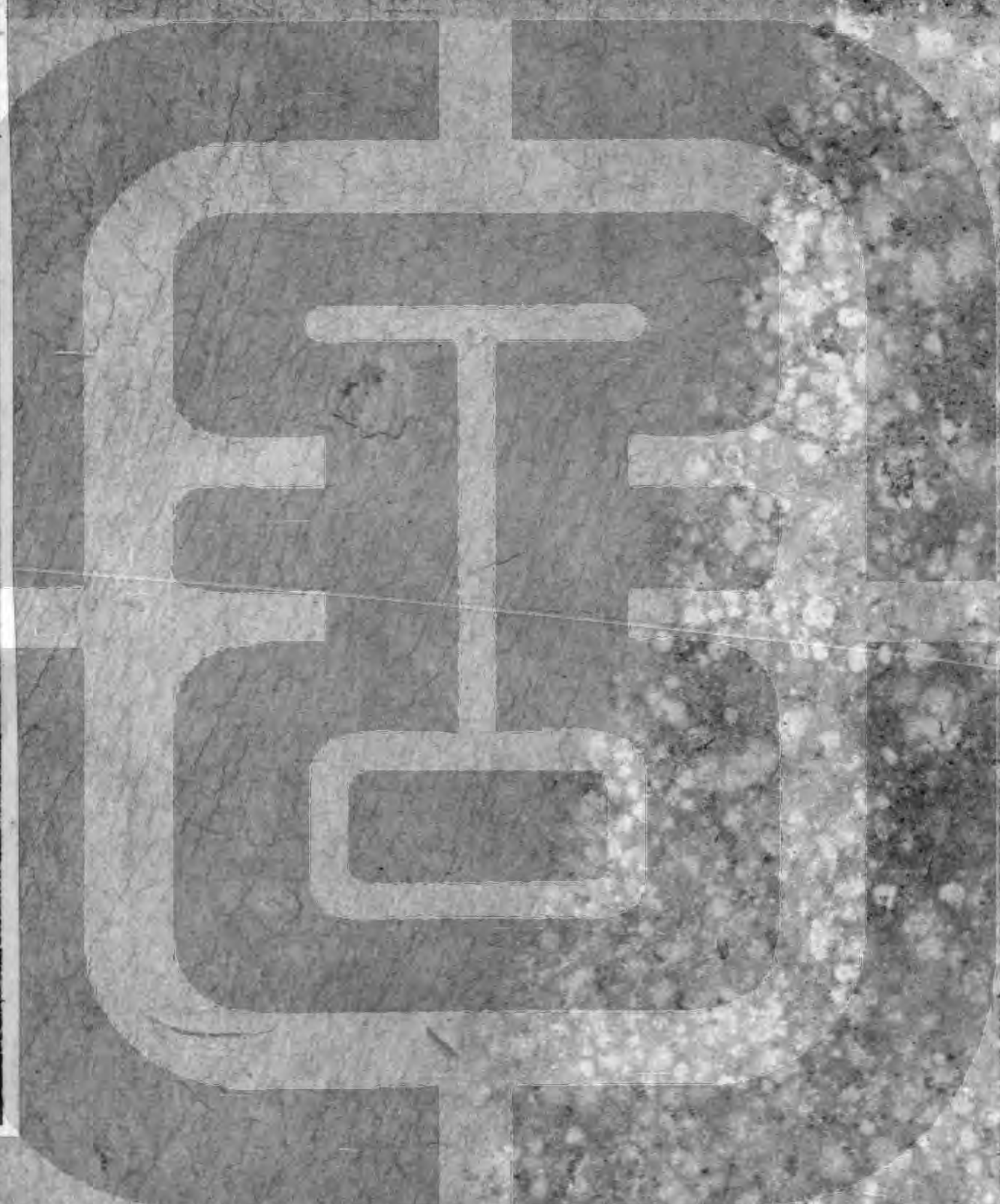


同書

貞

顧典亭



事有當倒行逆施者

楚公子僕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晉元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沙門曇水

宋王厥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曇水
逃匿使提衣襪從後津邏疑焉水罵華曰
奴子急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數十由是得
免

沙門

袁顛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沙門
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

遂免

李穆

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墮地李
穆見之以策扶泰背曰籠凍軍士爾曹主
何在爾獨住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
馬俱還

掘石擲得銘

衛靈公

衛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沙丘掘
之數仞得石擲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
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久矣

莊

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久矣
曰由滕公棺三十半良曰日千靈公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

不行踏地悲鳴卽掘馬蹄下得石槲其銘
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
此室乃塋斯地謂之馬冢 博物志

昔日猶今
樂毅

燕昭王封樂毅爲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
毅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
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
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
乎趙王乃止

袁渙

劉備嘗舉袁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再三疆之不許布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巧妬

鄭褒

戰國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褒知王之愛新人也其愛新人衣服玩好宮室卧具擇其所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于寡人鄭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

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而掩鼻王以問鄭襄襄曰其似惡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袁術諸婦

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時涕泣憂愁以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絞殺馮氏繫之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

炎涼世態

廉頗

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
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
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
無以應

孟嘗君嘗君

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
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
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
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
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
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
亡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

以殺止

西門豹

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
苦為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椽常歲賦歛百
姓收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
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其人家
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娶之多持女
遠遁城中益空又困貧所從來久矣豹曰

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
河上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之河
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豹呼河
伯婦來視之顧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
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河伯更得求好女後
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河中有
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
河中有頃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

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向河立良久復欲
使廷掾與豪長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
流地湏臾豹曰廷掾起無狀河伯留客之
久若能罷去歸矣鄴吏民大恐是後不敢
復言爲河伯娶婦

陳子亢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

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以娶婦喻

楚人

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和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爲我妻則願其詈人也

戰國策

蒯通

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求

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
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
求臣亦猶是也史記

以兩全說

朱建

漢書朱建傳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建乃求見孝惠
臣閔藉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
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辟陽侯誅太
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為辟陽侯言帝帝
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

富貴亦倍矣於是閔藉孺從其計言帝果
出辟陽侯

鄒陽

鄒陽傳梁孝王朝求為漢嗣上書願朝太
后議臣爰盜等不可王令人刺殺盜事敗
恐誅陽至長安因客見長君曰長君弟得
幸後宮天下無有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
者今爰盜事即窮王恐誅如此則太后切

齒側目于貴臣矣長君誠為言之毋竟梁
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
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果得
不治



持法

張釋之

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犯蹕釋之奏當罰
金文帝怒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
可傾也上從之

水篇 柳渾

唐柳渾為相玉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銖

工私市他玉足之帝識不顯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詳讞乃可於法當杖請論如律由是不死

源師

源師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勅官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旣付有

司義歸恒典脫有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范質

載周世宗時畿縣令因部夫犯賊受絹數百匹欲置之死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自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奸朕立法殺二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國

老談苑 州府有言曰不煩譽德後其命

之為難之難更非謂此也貴曰對中對

宗德曰去皆自古帝王德本以河

百四為眾之取率財改實以

滿國世宗和為烈今因將夫



誠不可掩

黃霸

漢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服

李崇子山賣田記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
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始見在同縣
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
郡縣不能決崇以二父與兒別禁二處數
旬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
禁可出奔哀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
伯咨嗟而已崇知之以兒還泰遂詰奉伯

詐狀奉伯款服

于仲文

隋于仲文遷固安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
牛後得一牛及兩家俱認州郡亦不能決
請於仲文於是令兩家各驅牛群至乃放
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
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呵詰杜氏服
罪而去

罪而志... 聖公... 功... 德... 報... 善... 惡... 之... 報... 丙... 吉... 漢... 丙... 吉... 傳... 地... 節... 三... 年... 掖... 庭... 宮... 婢... 則... 令... 民... 夫... 上... 書... 自... 陳... 嘗... 有... 阿... 保... 之... 功... 宣... 帝... 親... 問... 然... 後... 知... 吉... 有... 舊... 恩... 而... 終... 不... 言... 大... 賢... 之... 制... 詔... 丞... 相... 封... 吉... 為... 博... 陽... 侯... 臨... 當... 封... 吉... 疾... 病... 上... 憂... 吉... 疾... 不... 起... 夏... 侯... 勝... 曰... 有... 陰... 德... 者... 必... 享... 其... 樂... 以... 及... 子... 孫... 今... 吉... 未... 獲... 報... 而... 疾... 甚... 非... 其... 死... 疾... 也... 後



善惡之報

丙吉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夫
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
封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
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
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

病果瘳後五歲爲丞相

蔡京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宴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于潭

若其無知訴之何益

班婕妤

趙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

范滂

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

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
興之言卒驗於其家

樊儵

樊儵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
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
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尚主但以貴寵
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爾止一子奈何
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儵已

卒顯宗念儵故諸子得不坐然儵之言卒
驗於其家

觀過知仁

吳祐

後漢吳祐爲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
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
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
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
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
以衣遺之

以文韓卓

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

黜諸孔文舉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

名不可掩

范丹

范丹往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監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監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程堅

程堅清潔居貧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
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
之謂汝德信
吳攻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答
曰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汝德信耶汝並嘗
過姊姊爲設食而不留其名流播異域如
此

韓康

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
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
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
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
遂入霸陵山中

執政仁恕

袁安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
鞠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
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為也

韓公億

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擲拾官
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大平聖主

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
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臧司二千
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

杜祁公

杜祁公衍常言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
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常
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
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

善者甚重不必繩以法也

疎于待小人

何進

漢何進等謀誅宦者諸常侍小黃門已悉
罷還里舍詣進謝罪進不即決張邈向其
子婦為太后妹者叩頭願得入辭太后於
是詔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

趙王獻

北齊趙王獻等謀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

山陵畢當就道士開重賂於婁定遠願一
辭覲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后出定遠
為青州刺史責趙王馭以不臣殺之

儉德足以動人

公儀休

公儀休為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
者不敢與百姓爭利典畧

毛玠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
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嘆曰用
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人曰楊綰天下人自謂吾輩何為焉
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
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
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
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
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
見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非百里才

龐統

劉備以龐統守來陽在縣不治免官魯肅
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
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
之備見統與談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與
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蔣琬

劉備以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
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
加罪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
願重察之備乃不加罪但免為丞相長史
亮死推以自代遂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立身自有本末

辛毗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
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
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
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
孫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
毀其高節耶

顧顛之

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
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
成市顧顛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顛之善
嫌其風節太峻顛之曰卒毗有言孫劉不
過使吾不爲三公耳顛之常以爲稟命有
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
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

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王僧虔

王僧虔徙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
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
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
當拂衣去爾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
丞孫臯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

蕭引

陳蕭引後主卽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于家

李垂

趙宋李垂累脩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

曾盍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已出怨使誰
當

勞薪

師曠

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
變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
公使視之果燃車輪

荀勗

晉武帝時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
曰此是勞薪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

云實用故車脚舉坐服其明識

晉安帝初帝始嘗坐帝坐以爲非坐人

清景

公對曰之果與車脚

受火云昔謂與命對之坐與帝同坐

不見幾

張華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武乾之議
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
不去位華無以對

石崇

石崇被收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
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教民農殖

陶侃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耒
熟稍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
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稍執
而鞭之

張詠

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

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
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用賢人生之事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
於人必先呵責譴辱之若美相盼接語欣
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
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王分功此所謂奸
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
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大怨亦鄙薄所

不任又不...
趙宋李昉為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
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推用或不足用必和
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生之
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
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
此取怨之道也

為逆旅主人殺負心僕

柳仲塗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
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
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
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
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
僕一日為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

果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脅主人女
爲婦是汝耶卽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
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
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張垂崖

張垂崖爲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至
夜聚哭訊之其家無他故詣其主人力叩
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嘗私用官

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
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
也垂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卽曰我白
汝主人假汝至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
城導馬前問卽疏其罪僕倉皇間以袖椎
揮墜崖而死歸告其鄰曰盛价已不復來
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警枕
錢鏐
吳越志載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
倦極則就圓木小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
名曰警枕

司馬君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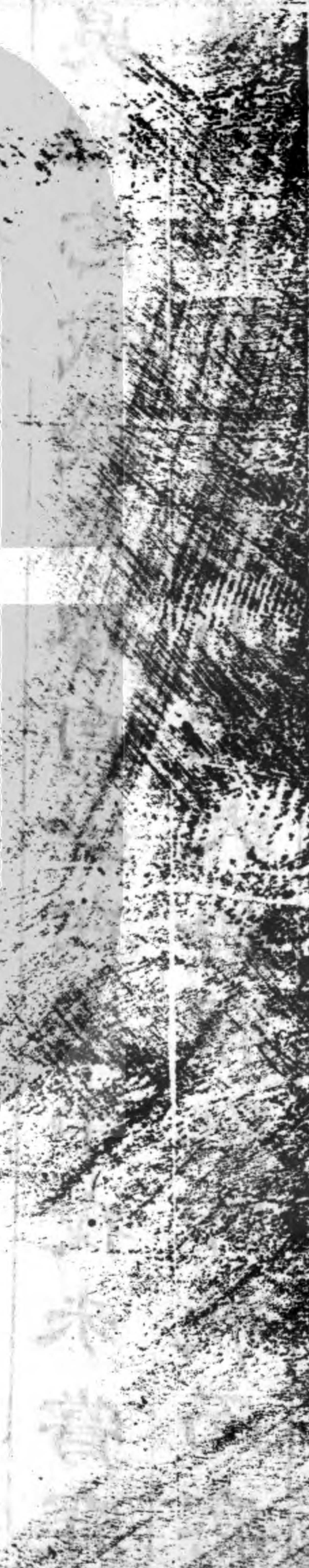
范淳甫記司馬公君實以圓木為警枕少
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魏以... 漢以... 魏以... 漢以...

... 漢以... 魏以... 漢以... 魏以...

何... 何...

名... 名...



不妄咲

包拯

包孝肅拯咲比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也

笑黃王玄謨

南朝宋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

魏元襄... 魏元襄... 魏元襄...

北朝魏元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因別賜萇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

為爾寂寂

桓温

晉桓温有大志不時就嘆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

王融

王融年三十悉欲為公輔嘗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

排毀義理短長竟誰在而無禮見凌也今
召卿往蘭尋卒中猶忽有人營中裡頭直

機

不能殺袁劉焉免寒士

劉祥

齊劉祥遇褚淵入朝以腰扇障面祥曰作
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怒曰寒
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焉免寒士

謝超宗

謝超宗遇褚淵送客墮水超宗大笑曰投
界河伯河伯不受淵嗔曰寒士不遜超宗

曰不能賣袁劉焉免寒士寒士不致
隋宗恩前微送容聖水賦宗大笑曰
士不
士不

士不
士不

耕問奴織問婢

沈慶之

宋沈慶之不肯北代文帝強之慶之曰耕
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謀白面書生事何
由濟師竟無功

邢巒

魏邢巒不欲圍鍾離魏主詰之巒對曰耕
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必無克

理城果不拔
明開
燕
必無
不松
園
論
魏
主
論
之
海
樓
曰
燕

燕

由
何
謂
燕
燕

當
問
對
燕
當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宋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燕

幾作盧

顏師伯

宋顏師伯與孝武樗蒲孝武擲得雉謂必
勝師伯次得盧亟取子歛之曰幾作盧遂
輸直百萬

帝戲

梁帝戲與曹景宗樗蒲景宗擲得雉戲次
得盧遂取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亦輸直

百萬
汝知不
又曰異事
汝亦神直

宋王歆之贈劉邕歌曰昔與汝為鄰今與

王歆之

汝為臣上汝一盃酒願汝壽萬春

宋王歆之

汝知不

昔與汝為隣

孫皓

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為鄰今與

汝為臣上汝一盃酒願汝壽萬春

王歆之

宋王歆之贈劉邕歌曰昔與汝為臣今與

汝比肩既不願汝酒亦不願汝年

移我牀遠客

張敷先

宋中書舍人狄當周赴詣張敷先旁設二
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
我牀遠客赴等失色而去

江敷

齊中書舍人紀僧真以武帝命詣江敷登
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

喪氣而退

齊中書令入以書真以短帝命能

以此

齊中書令入以書真以短帝命能



書背加點

侯景

齊侯景出鎮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背乞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書背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漢王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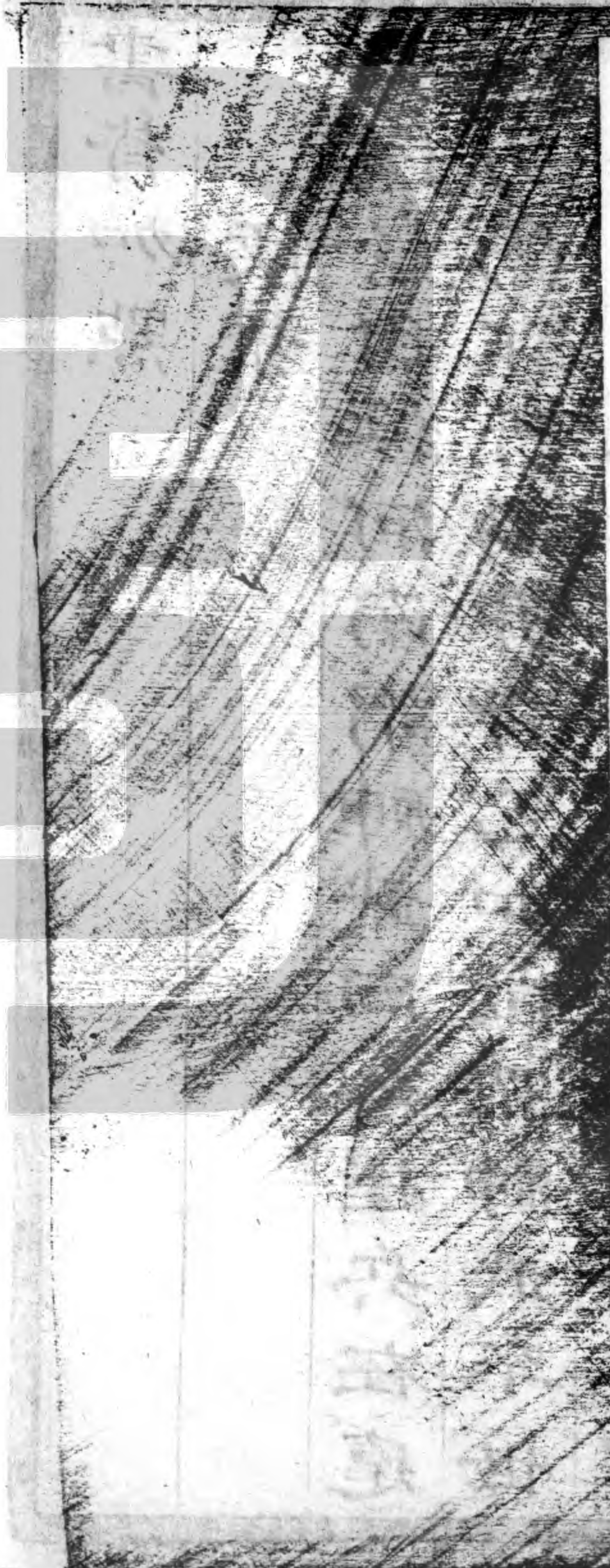
隋高祖與漢王諒約凡璽書徵召敕字傍別加一點高祖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敕

字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前高祖與燕王禧臨以軍書稱召禧

燕王禧

下營以書稱以書背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聚沙為米

檀道濟

宋檀道濟伐魏叔孫延以輕騎邀其運道
道濟夜聚沙覆之米唱籌量之魏謀以為
糧也因殺告者道濟全軍而返

賀若敦

周賀若敦伐陳侯瑱以舟師斷其糧援敦
聚土營內以米覆之集諸營軍士各持囊

詣官司若請給者陳人信之全軍而返

國賢者效其刺刻無以稱其辭也

贊

贊也國與昔者直密全軍而返

直密也與昔者直密全軍而返

異物奉異人

陸脩靜

宋陸脩靜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齊高帝

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

風出觀晉古人之風



異

劉

君有古人之風

傅昭

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賜君古人之物

劉杳

梁昭明以匏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器

風姑湖嶽古人心器

鐵網印同書有古人心

賊至賦詩

庾肩吾

梁賊宋子仙破會稽得庾肩吾欲殺之先
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
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賊釋之

張融

齊獠賊執張融將殺之融神色不動方作
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齊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求

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阮遂諷有

司以公事彈恢罷之

石崇

晉石崇妾綠珠美孫秀命使求之崇悉出

諸妾數十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非所欲

此人不可得也

何恢

齊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求

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阮遂諷有

司以公事彈恢罷之

石崇

晉石崇妾綠珠美孫秀命使求之崇悉出

諸妾數十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非所欲

此人不可得也

何恢

崇勃然曰此人不可得也秀遂以事害崇

香曰崇勃然和夫亦秀命也

崇

崇

崇

崇

崇

崇

以物喻人

范曄

宋范曄作和香方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

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唐黏

濕其松蘇合安息鬱金之屬並被珍於外

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

唯無助於馨列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

悉以比顯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

虛燥比何尚之唐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
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茸松
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自况

卞彬

卞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
猪性卑而率鷲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
指斥貴勢其羊淫狼謂呂文顯猪卑率謂
朱隆之鷲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呂文度

其險詖如此又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
蛤魚比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羣浮闢水
爲令史也

徐娘雖老

湘東王徐妃

湘東王徐妃以王眇一目嘗作半面粧其
臣暨季江語人云蕭漂陽馬雖老猶駿可
騎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齊祖珽婦

齊祖珽乘老馬嘗自號驪駒又與寡婦某
通常令左右呼娘子其友人謂之曰老馬

十歲尚號駟馬一妻耳順強呼娘子

有頃其妻亦嘗自患難聞又與其妻

齊范元琰以園蔬為業常出行見人盜其

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

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

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

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

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置橋渡盜筍者

范元琰

齊范元琰以園蔬為業常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郭原平

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慙愧無復取者

孝稱曾子

滕曇恭

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銜悲哀切俄過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

宗元卿

宗元卿有至行鄉里宗事號宗曾子

蔡曇智

蔡曇智鄉里號為蔡曾子

埋婢更生

子寶婢

晉子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遂
生持婢葬于墓寶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
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
蘇言其父恩情如舊既而嫁之生子

陳朗婢

義熙四年琅琊人陳朗婢已葬府史夏假

歸行塚前聞土中有人聲在視之婢曰我
今更活爲我報家其日已暮旦方開土取
之疆健如常

杜錫婢

漢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
塚附葬而婢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
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
塚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

筮吉龜凶

浦陽江古塚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塚墮水甕有
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
運取甕詣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繇古冢已
八百年矣

豐都市古冢

東京豐都市掘得冢得銘云筮道居朝龜

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
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古墓

梁任昉得古墓銘云龜言土著言水甸服
黃鍾啓靈趾瘞在山上庚墮遇七中巳六
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歷代無
知者至唐鄭欽悅始辨之

書淫

皇甫謐

晉皇甫謐隱居不仕耽翫典籍至忘寢與
食時人方之好色謂之書淫

劉峻

梁劉峻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
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
之書淫

入晉書卷之六十一
晉國宗伯齊魯必封德爵齊魯其想臨
梁儲如於秦漢自賄河貝不轉更知異

入王弼冢

陸機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直結陰望
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置易投壺
與機談機無以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
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是山陽王
冢冢墓耳機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
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日賦陸雲

陸雲獨行偃師中忽見一家牆院整峻雲時飢乏因而請前見一年少二十餘風姿可嘉論敘平生不異於人尋共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山陽王輔嗣也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家此至家已經

三日

特授玉麈

張譏

陳后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

張譏

后主嗣位譏為東宮學士后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

監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
屬譏曰可代塵尾顧羣臣曰此卽張譏後
事

林氏謝樹以表謝罪於子曾去後
國惟以自求陳時文曰曾公謝樹多
制或三五東宮事自志以
林氏謝樹以表謝罪於子曾去後

折臂三公

劉之遴

梁劉之遴在告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
袁某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
之遴後奔牛墮車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
既而連典此郡

晉羊祐葬親遇術者云墓於法當出天子

祐惡之遂掘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尚當
出折臂三公祐後墮馬折臂果至三公

國而唐典以強

心誠於中則事自不成不誠於中則事
必成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
也

欲擊半渡

謝玄

晉謝玄與苻堅相拒淝水玄使謂堅請退
軍濟師以決勝負諸將不可堅曰俟彼半
渡我以鐵騎蹙之蔑不濟矣軍既退不可
止遂大敗秦由是亡

尉遲惇

後周尉遲迴伐楊堅使子惇與常孝寬相

拒沁水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俟
孝寬衆半渡而擊之孝寬等乘其兵却鳴
鼓齊進士皆一當百惇衆大敗迴由是遂
亡

風聲鶴唳

符堅

符堅伐晉至淝水大敗聞風聲鶴唳皆以
爲晉兵

沈攸之

齊沈攸之率衆東下戰敗其子元琰奔還
聞城外鶴唳皆以爲軍聲

誤鳴進鼓

桓温

晉桓温伐李势战於笮桥不利将退兵適
軍中誤鳴進鼓士殊死鬪遂克之

宋世祖

宋世祖伐元克劭不利適劭將魯秀誤鳴
退鼓遂克之

與致遠矣

宋世師外



董狐

子寶

晉子寶撰搜神記時人稱之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李騫

元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傍執板筆者謂之屍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

六神八...

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壽號
書之董狐曰此晉之董狐也

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壽號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刻木作愛姬

孫皓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
作美人形像嘗置坐側

隋煬帝

隋煬帝愛柳訾刻木作其形每飲酒必置
坐隅

生

謂

帝

愛

魏

精誠動物

魏無忌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鷄逐鳩鳩逃案下鷄

去公子縱鳩出鷄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

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所得吾負之為

吾捕得此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

聲捕得鷄三百餘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

辜乃自案劍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

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
名聲布聞天下歸焉列士傳

童恢

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
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
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
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
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

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
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後

漢書

齧指心動

曾參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
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真感萬里

蔡順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
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動心棄薪馳歸跪
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後漢書曰齊魯來香樹以謂其
則不毀其樹其樹則心以商婦
蔡則少知其想世出北齊齊



賣宅不欺

陳元方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
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
買

皇甫亮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買者
問故亮每答為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

牀下宅終不售字中水孤不世兩明
此齊皇甫崇河昌字奇不無熱膏以買管
皇甫崇

無出外或買節國

貴字不
貴字不
貴字不

夢虎

蔡君謨

蔡君謨嘗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
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為
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李士寧道人謁君
謨謂曰夜來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
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江寧志

蘇子瞻

載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

墨莊漫錄

火將然煙先起

麴紹

麴紹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杖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乃如紹言北史

魏璘

魏璘以上名世遼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
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
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驄馬當勝上異
而問之白白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
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馳
竟如璘言遼史

君相不能造命

魏徵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叅時徵方寢
二人窻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
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作書遣由
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好官
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
目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

問知其故嘆曰官職祿料由天信不誣也
朝野僉載

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
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
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
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
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

命甲携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
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
甲遂先到能改齋漫錄

金海陵

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
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
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
以疾竟不及授 金史

以法京不及幾

原題卷之五品錄

此處有嚴重的墨水塗抹，遮蔽了部分文字。



書